烟台拔丝制钉业创始人孙显华

□哈本厚

一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家搬至大马路庆安里。庆安里的主干道是一条由大马路直通海边的南北走向的水泥路，路东边有数个胡同，路西边有间隔数米的多个门栋。

在庆安里西侧中部，有一个小木门正对着东侧的第三个胡同口，由于此门没有门牌号，且刷有绿色油漆，居民习惯称之为“小绿门”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几乎整个庆安里都是大门脸，唯有这“小绿门”既无门牌号，又是小门脸。原来这是拔丝制钉厂的家属区便门，其正门在十字街上，门洞高大无比。烟台人用的铁丝、钉子都是这个厂出产的，还销往外地。

怀着好奇，我来到十字街，尚未找到正门，已听到“咣当咣当”的巨响。循声而去，只见黑漆门面高大庄严，门边墙上挂着个白底黑字的大牌子，高大的木门两侧贴着用大红纸写着的对联，我对着门缝向里望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那时我还没上学，只能认出门牌：十字街44号。一位老者一手捋着山羊胡，一手指着大牌子告诉我，这华新拔丝制钉厂是烟台市该行业的第一家，业主名叫孙显华。这对联的上联为：彰显华夏万象新，与他的名字显华有关——彰显华夏，用得真好，也招人喜欢；下联是：新德新权新政策。业主很有创意，用他三个儿子的名字——孙新德、孙新权、孙新策组成下联，可见为儿子取名时的良苦用心；横联为国强民富。总体的意思是：父子几人同心协力干大业，欲把新中国万象更新全部囊括其中，家国情怀，足以可见。

一位膀大腰圆的青年人，拉着一辆人力大胶轮车，在厂门口停下。“吱嘎”一声大门开了，内中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：迎面一座二层木楼，地面摆放着不同型号的盘圆钢筋，还有几箱成品。木楼深处的大院内，一支高高耸立的大烟囱正“咕咕咚咚”地冒着青烟，烟囱的下部是一个大烘炉，炉内烈焰升腾。一捆刚出炉的盘圆钢筋放在一个巨大的钢盘上，中间插入一根钢柱将其固定。盘圆的一端被一台机器拉紧，镶嵌在北楼下粗大木梁上的电动机，正通过皮带带动着这台机器旋转。托着圆盘的钢盘缓缓转动，盘圆被拉细拉长，制成各种型号的铁丝。伴着“吭哧、吭哧”的响声，另一台制钉机机头左右摇摆，向左一摆，一枚钉子抛洒而出，向右一晃，又一枚钉子抛进硕大的铁盘上。盘圆钢筋就这样幻变成不同型号的铁钉。

而另一捆刚出炉的钢筋，透过一个模具，被身边的机器拉细拉长，通红的颜色也渐渐变暗变灰，眨眼间又被镀上雪亮的表皮，被卷曲在一个缓慢转动的铁架上。这就是平日用来晾晒衣服用的铁丝条。当然，这铁丝有粗有细，用途也各有不同。

一时间，我看不清院内、机房内有多少条皮带挂在多少个大钢轮子上，带动着多少台机器在急速旋转。

这就是烟台民族工业的雏形，也是当年烟台首家拔丝制钉厂的实况，而其艰难的历程，一言难尽。

二

1917年，中华大地结束封建帝制刚刚几年光景，在山东昌乐一个男婴呱呱坠地，父亲抱着望子成龙的渴望，为其取名孙显华。果然，孙显华天资聪慧，上私塾进学堂，深受先生的喜爱，几年的光景就出息成一个棒小伙。

由于家境的关系，13岁那年(1930年)，孙显华便决定辍学闯荡江湖。他含泪跪地拜别父母，告别养育自己长大的故土，发誓要干一番事业。

他背上小包袱，手持木棍便离家出发了。渴了，喝口山泉，饿了，啃一口冷干粮，上坡下堵、穿山越岭，木棍助力防劫匪、斗豺狼。徒步走、住客店、坐马车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中国的开埠城市——烟台。

14岁那年，孙显华来到利达车行当学徒。车行坐落于大马路与十字街交叉路口的西北角，这里是烟台街的繁华地段之一。那时来烟闯荡的学徒大都大字不识一个，而孙显华不仅上过私塾、进过学堂，且勤奋好学肯吃苦，深得老板赏识，薪水一涨再涨。

仅仅三四年的工夫，孙显华就不再甘心寄人篱下当学徒——出大力、赚小钱。1935年，他与人合伙共营奇山车行，经此磨炼，技艺成熟且已懂得经营，奇山车行生意红火。

1939年，孙显华娶妻生子。当第三个孩子降生之后，他渐感生活的压力，灵机一动，与妻子赵秀兰一起自立门户——瑞华车行在鞭炮声中诞生了。它坐落于云龙街东头路北，主要修理与插装自行车。妻子除担起家务外，还是车行的主力，夫唱妻和一切得心应手。

三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围绕烟台，国共两党开始了拉锯战，烟台第一次解放后不久又沦陷。在烟台即将二次解放的消息传来时，富豪纷纷逃离，房价大跌。孙显华对未来充满信心，胸中潜藏着大目标，瞅准这个时机，夫妻二人一商量，利用开车行赚来的积蓄，于1947年买下了位于十字街44号(后改为40号)的20间房子和一个院子，奠定了创业的基础。

由于家境的关系，13岁那年，孙显华便决定辍学闯荡江湖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中国的开埠城市——烟台，随后在利达车行当学徒。他上过私塾、进过学堂，且勤奋好学肯吃苦，深得老板赏识，薪水一涨再涨。

仅仅三四年的工夫，孙显华就不再甘心寄人篱下当学徒，很快与人合伙共营奇山车行，经此磨炼，技艺成熟且已懂得经营，奇山车行生意红火。

在烟台即将二次解放的消息传来时，富豪纷纷逃离，房价大跌。孙显华瞅准这个时机，利用开车行赚来的积蓄，于1947年买下了位于十字街44号(后改为40号)的20间房子和一个院子，奠定了创业的基础。

华新拔丝制钉厂正式挂牌之时，恰逢烟台二次解放，接到的第一份订单便来自解放军：制作拔铜丝制导线。这对孙显华来说是双喜临门。

华新厂生产的挂锡铁丝和不同型号的钉子，不仅满足了烟台本地的需求，还相继接到北京、天津、青岛的订单。在一次青岛展销会上，华新厂生产的钉子，还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。

1953年初的一天，正当马达轰鸣、机器飞转之时，生产车间承载着多台电机的粗梁突然断裂塌陷，机器坏损全厂停电，不幸中的万幸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

有了厂房，还需技术与设备。孙显华直奔天津，来到朋友开办的一家拔丝制钉厂。落座之后，一杯水尚未喝完，他就急忙奔向车间，将整个生产线从头到尾看了个遍，边问询、边记录、边画草图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朋友不禁称赞说：有你这般创业精神，烟台拔丝制钉厂必定兴旺发达！

回到烟台，孙显华对自己的工厂已有了周全的规划。购置设备资金不足，他便向银行贷款，银行信贷员登门考察、商谈后，资金迅速到位。

电力是工厂的根本，他们找到东升街的可可电力行，为工厂拉了专线。

接着，孙显华按预定规划四处奔走，购置设备。设备到位后，聘请专业人员来厂安装。北楼为8间房，楼上楼下各4间，都是无间隔的房子。拔丝机、制钉机、抛光机安装在楼下，人工手摇镀锡机安在楼上。楼中高处的墙壁安上了粗大的木柱，一台台电机便安在木柱上，每台电机都用皮带与各类机器相连。在此期间，孙显华的兄弟与亲朋好友都赶来帮忙。

宽敞的院内分别建起模具车间、热处理车间、烘炉车间、危险品库等。西楼下无间隔的四间房成为原料与成品仓库，中间的空地成为正门进厂的过道。

楼上四间房除办公室与账房外，其余都由孙显华的孩子居住，并建有专门通道与厂区隔离。东厢四间平房有灶台、火炕、走廊等，这里是生活区，有便门——小绿门，与庆安里相通，孩子们严禁进入生产区。
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华新拔丝制钉厂正式挂牌之时，恰逢烟台二次解放，接到的第一份订单便来自解放军：制作拔铜丝制导线。这对孙显华来说是双喜临门，一来开张便有订单，二来得到了政府与驻军的信任与支持，生意自然越来越红火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，孙显华特地请书法家写了一副自己拟定的对联：彰显华夏万象新，新德新权新政策，横联为国强民富。这对联年年更新，而内容始终如一，他们把自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前程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模具是产品质量的关键。孙显华不仅具备经营的本领，还是一名制作模具的能手。粗粗的盘圆钢筋，拔成不同型号的铁丝、制成何种型号的铁钉，全靠模具定型，他能打造出标准的模具，还能通过热处理将模具淬火，达到其要求的火候。

妻子赵秀兰不仅是家庭主妇，也是厂子的“半边天”。北楼上有她的生产车间，忙完家务之后，她便提一捆细铁丝来到这里，待船形锡炉中的锡块熔化后，便轻轻摇动挂锡机；当铁丝穿过锡炉后，便穿上漂亮的外衣，此产品在市区内供不应求。

不久，夫妻二人已有了5个孩子。为不误生产又保证安全，除上学的两个孩子外，其余的3个孩子全部被锁在东厢房里。当他们废寝忘食地干完活、开锁进生活区做饭时，常常见到孩子们睡在地上。母亲只能偷偷抹一把眼泪，把孩子抱到炕上，脱下工作服，开始生火做饭。

由于夫妻二人的共同奋斗，华新厂生产的挂锡铁丝和不同型号的钉子，不仅满足了烟台本地的需求，还相继接到北京、天津、青岛的订单。在一次青岛展销会上，华新厂生产的钉子，还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。

1953年初的一天，正当马达轰鸣、机器飞转之时，生产车间承载着多台电机的粗梁突然断裂塌陷，机器坏损全厂停电，不幸中的万幸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

夫妻二人都惊呆了：事故所造成的破坏，凭厂方自身的财力与能力，已经无法修复。生产被迫中断，孙显华大病卧床不起。

四

孙显华的身体尚未痊愈，烟台晋泰祥商贸公司负责人前来商谈，高薪待遇邀夫妇二人前往该厂工作，可谓求贤若渴，言词感人至深。二人再三斟酌决定，显华一人去，妻子留在家中照顾子女。

就这样，晋泰祥以高级技师即8级钳工的身份聘请孙显华进厂，月薪93元，是当时的最高工资，烟台仅4至5人享受此待遇。直至退休，他一直享受最高待遇。

孙显华成为烟台晋泰祥的职工后，其负责人对于今后的经营理念又有了新的思路。为此，该厂又招收了一批员工：官香远、吕德品、王崇信、王俊山等数人，跟随孙显华学徒、创业。他们将厂内的许多闲置设备进行了维修、保养、开发、利用，使厂容厂貌及设备焕然一新。紧接着又购置了一批新设备，使所有设备配套成龙。

晋泰祥下属的烟台拔丝制钉厂正式挂牌营业了，厂址位于南洪街五福胡同。孙显华带出的那一批骨干，成为该厂的中坚力量，厂方有意让他担任该厂生产厂长，孙显华坚决婉拒，立志以模具制作为主业，兼技术改革，厂方尊重了他的请求。

在此期间，烟台晋泰祥五金制造厂的厂名又几经变更，并于1966年改为国营烟台拔丝制钉厂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厂址搬迁至跃进路85号，再次更名为烟台新华拔丝制钉厂。厂名厂址一变再变，而孙显华以技师的身份、拿8级钳工的工资、不断进行技术改革与创新的生命历程，从未改变过，从而使产品达到国内同行业的领先水平，后又出口至10多个国家与地区。

1978年，孙显华从烟台拔丝制钉厂正式退休，他曾自豪地告诉他人，从1953年入厂至今，他从未请过一次假，从未迟到、早退过一次。

孙显华退休之时，正赶上改革大潮汹涌澎湃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。烟台芝水正筹建拔丝制钉厂，聘请他前去当技术顾问。忙碌了一辈子的孙显华答应了，却依然谦虚谨慎，从不摆架子、耍权威，忠于职守，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，待该厂生产井然有序，就卸任回家了。

孙显华的技术水平与工作态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，牟平一家企业又来聘请，在没有讲清各种待遇的情况下，他就欣然接受。他说：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人的声誉比待遇更重要。这话令来人深受感动地说：“技师的为人众人皆知，今日相见果然如此。”孙显华在该厂又工作了半年多，见到产品达到标准之后，立即请辞，拒绝客套，婉拒没有付出的收获。

1988年，孙显华驾鹤西归，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烟台拔丝制钉业。

那些温泉洗澡的过往岁月

□冷大川

在我们招远地儿，用地下温泉洗浴，可算是历史悠久，远近闻名。关于“温泉晚浴”，清朝顺治年间的《招远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以其过灼，甃(zhòu，用砖石垒井壁)石为池，因通渠引水注之。池凡三：一官汤，在公廨(xiè，古称官吏办事的地方)内；男女汤各一。皆筑土为短墙蔽之。”清道光年间，赵基深在《重修官汤文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自前朝宋砌池为三，一官二民，而贤守令皆与民同乐，无所禁忌，故虽官亦民。而扰之频，则圮(pǐ，毁坏、倒塌)之亦易，近则颓败零落。其为不新也甚矣。”

以上是关于招远温泉洗浴的最早史料，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泉池的雏形、修建时间及重修原因，也诠释了招远人为什么辈辈世世一直称洗浴为“上汤”的缘由。当地有一首歌谣：“日落西山务农归，撒腿就往汤里飞，好似神仙洗甘露，无病无灾过百岁。”词句通俗浅显，却极形象地描绘出当地人洗澡的情景和温泉水对人体的药理作用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尚年幼时，早期的官汤改造成了女官汤，屋舍不是很宽敞，如同一座大型的民宅。屋后砌有蓄水池，洗浴用的热水完全靠人工用水桶一桶一桶地输送。大约是1953年，由县总工会牵头，在民汤东侧的原火神庙旧址上，由县饮食服务公司主持修建的男职工浴池竣工开业。男职工持证购票享半价优惠。当年能进官汤洗澡可是件美事，票价大概是1角。一进屋门，东侧是售票处。进入院内，东厢是餐厅，西厢是储藏室。宽敞的北大屋分成东西两部分。东面是顾客脱换衣服、休息的场所，有一排大炕，炕周围有橱柜，衣服可以单独放进柜里。炕上放有茶盘，盘中有壶、杯。炕下有拖鞋，木制的，我们当地称作嘎哒板。西半部分是浴池，有墙壁隔着。走进洗浴间，池水清洁透底，池子周围有洗脸盆，还有专供搓澡用的床。浴池门外有堆放的浴巾，披在身上，文明极了。人可以自由地躺、坐在炕上休憩、喝水、闲聊。有兴致的还拉琴唱曲，或自娱自乐，或相互唱合。和民汤相比，官汤是全新的感觉，是很上档次的享受。

那些年，民汤也是几经改造。大约是1951年，民政局出资对原男、女民汤进行了重修。这是我记忆里最早的民汤。从外形看，两个澡堂大致相似，都有短小的前院，男汤较之女汤稍高大宽敞一些，两处都比普通的民宅要宽大。一律砖石砌墙，水泥抹面挂皮。屋内中央是1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水池，池子靠近北墙。东、西、南分别有过道，有高约60厘米的水泥台子，是专供人们脱放衣物用。台子宽约50厘米，东面台子更宽大，足有十几平方米。渠水从下面通过，犹如一铺大热炕。据老人们说，更早期的澡堂子以大理石石条为主，无论是水池边沿还是脱放衣物的台子，都由石条垒筑。尽管石条的表面凹凸不平，却滑溜溜完全没有了涩的感觉，足见得不是人工雕琢，而是日久天长，由人的皮肤砥砺所致。屋顶有天窗，供热气排放。有门、窗，但只是洞口，没有门扇和窗扇。澡堂的外面，靠近东山墙砌有一蓄水池，直通屋内澡池子。澡汤用水时，只要拔掉堵住水流的物件，水就会涓涓而入，不需任何外力作用，不像女官汤那样，每次用水都要人工提送。由于泉水热度过高，男、女民汤一般都是深夜排水刷汤，然后放入滚烫的清泉水，经过较长时间的自然降温，次日凌晨又可照常洗浴。如临近年关时洗澡的人太多，来不及等待降温，有人会从周围住家挑来凉水进行勾兑。池内的废水无法自动排出，刷汤时只能靠人力一盆一盆地往外舀。日日年年如是，周而复始。

尽管官汤票价低廉，但是真正走进去的人，大都是机关工作人员和工厂职工。乡村的农民们，无论远的还是近的，无论是平日里还是年节间，无论是天天洗的还是偶尔洗那么三两次的，大都直奔民汤。那里尽管卫生条件差，但是不收费。我们周边几个村子，很多男人几乎天天洗澡。每天傍晚时分，洗澡的人可以说是接踵而至，熙熙攘攘。

由于洗澡的人太多，每天只要到了下午以后，池中的水极度浑浊，冬腊月尤甚。每次洗完澡以后，身上总是带着那么一种特别的“汤”臭味儿。那些年身上生疖子、疮疥的人特别多，每次洗澡，总会看见身上有脓疱的人在汤里挤压脓水，清洗疮面，血淋淋的。大家却习以为常，没有什么人嫌弃。也真是奇怪得很，一般的疮疖，红肿得厉害，疼痛难忍，只要到汤里浸泡清洗，疼痛立时消失，萎蔫蔫地败了劲儿。

洗澡的人多了，脱下的衣物便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。人们洗完澡以后，常常在原处找不到自己的衣物。如果是晚上，昏暗的油灯不得眼，或者赶上没有一丝灯亮，穿错衣裤、鞋袜，戴错帽子，丢失衣物的现象屡屡出现。不要忘记，在那个“三尺三”的供给年代，丢失一件，即便是一条围脖、一只袜子，滋味也是很不好受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原来的旧民汤因水位下降而废弃，民政局出资在汤后村西北处再建男、女民汤各一处，然而没用几年便中止使用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，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洗浴业也获得生机和活力。无论是县镇还是乡村，都在洗浴业方面谋发展、搞开发，洗浴业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。

1980年，商业局在汤后村北、招烟公路南建起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洗浴大楼，楼外建有供水塔，开了洗浴上楼的先例。较之原来的官汤，无论是设施、卫生、服务，都有了全新的改善。1984年，国家黄金系统在招远冷家庄村西、原来的菜园地段建成集洗浴、休养于一体的职工疗养院。省级乃至国家的一些领导干部、知名人士先后来招远疗养。一时间，招远温泉“水疗”疗效远播全国各地。

这期间，招远化肥厂等一些企业运用热能设备建设了职工浴池，供上下班的职工洗浴，周边村民也跟着沾光。只不过这里是普通的水，没有温泉水的药理疗效。地震观测站在自滚泉地段建简易浴池，许多村民来此光顾。这些不同性能的浴池，解决了民汤废弃后周边村民不花钱洗澡的问题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洗浴业更是蓬勃发展，先后建起诸多规模宏大、设施完备、样式新颖的不同特色洗浴中心。现如今，在招远城东区温泉地段，集中了大小洗浴中心12处，这些浴池靠管道直接从地下抽水。其他城区地段连同各个乡镇村庄，洗浴场所也随处可见，只不过用水都是靠洒水车运送。温泉中心地段，热泉水井密集，每天拉水的罐车往来不绝，冬腊月尤甚，运送温泉热水的车一辆接一辆，排成长队，昼夜不停。

洗浴这一民生不可或缺的场所的日新月异，见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苏，到改革开放后的飞跃发展。

当年看电影

□陆玉生

“明晚咱们村演电影，《南征北战》看过吗？”“没有。你看过吗？”“看过了，跟我叔去黄县看的。激烈的战斗片，太好看啦！”“你太幸运了，能讲一下给我听吗？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在我们10多岁孩子的心里，能看一场战斗片电影真是比过节还让人高兴。那时我们把八路军、解放军、红军统称为“八路军”；把日本鬼子、美国鬼子、国民党反动派都叫做“鬼子”。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，不爱看《卖花姑娘》那种悲悲切切的电影，也不爱看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那种讲种地打粮的电影，就爱看战斗片，战斗越激烈越好，最好能有骑着大马、背着洋刀的鬼子军官被八路活捉或打死的镜头，那别提有多好看啦！村里只要通知放电影，从早晨就有人开始“占场儿”了。来得早的占正位，来得晚的占偏位。为了能占个好地场，我们常常天还不亮就起床去操场了。

看完电影的第二天，我们都还沉浸在那精彩的剧情中，早晨一到学校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评论一番、叫好一番，也替电影里的角色遗憾一番，再模仿电影里八路军和鬼子军官的腔调和动作，比划表演一番。课间讲电影，有时课堂上也走神想电影里的人和事。那时我们最爱模仿的电影情节和动作，有以下几个片段，至今记忆犹新：一是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里胖翻译官的那段话：“老子下馆子都不给钱，吃你几个烂西瓜还要钱？”二是电影《地道战》里伪军司令竖着大拇指说的那句：“高家庄，高，实在是高！”三是《侦察兵》里假的国军作战处长用白手套摸一下炮筒，然后拖着长腔训炮兵：“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呀？”四是《南征北战》里的国民党军官打电话求救：“张军长，我遭到了共军重重包围……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……”

最后这段话是我最得意的，也是学得最惟妙惟肖的，每次我拖着哭音一喊，周围的男女同学准会哈哈大笑。有一天上自习课，我学那个国民党军官，一时得意忘形，被站在窗外的班主任看到了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直训得我哭鼻子。现在想来，多亏这位严师，是他把我这个调皮的孩子一步步拉上正道的。很想念他。

那时看电影，春秋天最好，夏天也凑合，虽然有蚊子叮咬，却也不算很遭罪。比较起来，冬天是最难受的时候，天寒地冻，北风凛冽。电影队都是提前定好的时间，即使碰到不好的天气，农村人也不舍得放弃这么难得的机会。在寒意侵人的晚上，天上星光闪烁，弯月如钩，学校的操场上黑压压地坐着一片人，大都是各村的年轻人和半大孩子，冷天老人是不肯出动的。夜幕下人们挤坐在一起，眼睛紧盯着银幕。双音喇叭里的喊杀声能传出几里远。

有时我们还会跑十几里地，去外村看电影。我的村子和黄县的地界邻近，一般来了新片，常常是先黄县那边上演，我们打探到消息后，便结伴跑到黄县那边看。记得《英雄儿女》最早是在离我们村十几里地远的黄县的一个村子上演，夏天，去那个村子需要蹚过一条河。记得那天，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连晚饭都没吃，每人手里拿着块干粮，就跟着大人急匆匆地向那个村子跑去。结果路上遇到的一件事，让我至今不忘。

那天，我们来到那条很宽的河边时，天已经有些黑了，空中也出现了星星。由于前两天曾下过暴雨，河水仍流得很急，但不是很深。大人凭以往的经验估计，水不会没过膝盖。于是我们就脱下鞋、卷起裤腿，开始蹚水过河。等我们快到对面河岸时，突然看到一辆拉着化肥的马车陷在河水和路口的衔接处。从现场可知，马车夫一定是赶着两匹马折腾了好久也没能成功登岸。马车夫看到我们，赶忙过来求助。领头的张二叔察看了一下车周围的状况后，向马车夫建议，先把车上的化肥卸下一多半，把马车拉上岸后，再把化肥装上。马车夫连声同意。于是，几个大人便帮忙把车上的化肥一袋一袋地卸下来搬到河岸的高地上。我们几个孩子有的帮忙打手电，有的找石块铺路。忙了一阵子，卸下一批化肥后，车的重量减轻了，马车夫便挥鞭驱马，其他人踏在水里帮助推车，人和马共同用力，车便终于顺利上岸了。停稳后，大人们又帮马车夫把岸上的化肥一一装到车上。马车夫很是感激，掏出一包香烟逐一分给大人。一看天不早了，大家来不及点烟就急火火地朝演电影的村子赶去。

等到了那个村子，电影已经演了一半了，王成已经牺牲了。没能看到激烈的战斗场面，我心里觉得好遗憾。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对会唱歌的王芳不感兴趣，虽然她人很美，歌也唱得好。有人开始埋怨张二叔，说他不该充好人，耽误了大家看电影。张二叔憋了好长时间才说出一句：“看到别人有难，不帮一把，心里过不去。”忽然，他看到灯影里有卖冰棍的，立刻起身跑过去，买了8支冰棍拿回来，4个大人4个孩子每人1支。那会儿，1支冰棍5分钱，8支冰棍4角钱，这可是一个成年劳力半天的工分钱。

那会儿乡下也有演剧的，每村都有一个石砌泥铺的戏台子，专为演剧用。演剧的晚上，汽灯通明，锣鼓喧天。记得我们村曾演过《收租院》《三世仇》《红珊瑚》《红嫂》等。不过我老觉得这种剧是假的，不像电影那样让人觉得真实可信。

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电影，是那么粗糙，那么简陋，还有许多经不住推敲的地方。可它在我的印象里又是那么美好，以致成了我记忆长河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我怀念它们，怀念那些看电影的日子。